# 韻語陽秋/卷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韻語陽秋/卷五 ◄

韻語陽秋
卷六

► 韻語陽秋/卷七

老杜卒於大曆五年，享年五十九，當生於先天元年。觀其獻《大禮賦表》云：〔臣生陛下淳樸之俗，行四十載矣。〕以此推之，天寶十載始及四十，則是獻《大禮賦》當在天寶九載也。本傳以謂天寶十三載，因獻三賦，帝奇之，待制集賢院，誤矣。其後又進《西嶽賦序》云：〔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。〕按史，開元十三年乙丑封泰山，至天寶十三載始及三十年，則是進《西嶽賦》在天寶十三載也。老杜有《贈獻納使田舍人詩》云：〔舍人退食收封事，宮女開函近御筵。曉漏追隨青瑣闥，晴窗點檢白雲篇。〕末句云：〔揚雄更有《河東賦》，惟待吹噓送上天。〕其云〔更有《河東賦》〕，當是獻《西嶽賦》時也。

李白《古風》云：〔燕昭延郭隗，遂築黃金台。劇辛方趙至，鄒衍復齊來。〕予攷《史記》不載黃金台之名，止云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。孔文舉與曹公書曰：〔昭王築台，以尊郭隗。〕亦不著黃金之名。《上谷郡圖經》乃云：〔黃金台在易水東南十八裏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，以延天下士，遂因以為名。〕皇甫松有《登黃金台詩》云：
燕相謀在茲，積金黃巍巍。上者欲何顏，使我千載悲。
其跡尚可得而攷也。

陳子昂《感遇詩》云：〔樂羊為魏將，食子徇軍功。骨肉且相薄，他人安得忠！〕又曰：〔吾聞中山相，乃屬放麑翁。孤獸猶不忍，況以奉君終！〕一則忍於其子，一則不忍於麑，故魯直《懷荊公詩》有〔啜羹不如放麑，樂羊終媿巴西。〕

陳無己啟亦用此事，所謂〔中山之相，仁於放麑；亂世之雄，疑於食子。〕是也。然屬麑於秦西巴，孟孫也，非中山相也。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，遂誤作中山用。無己亦遂襲之，魯直以西巴為巴西，亦誤矣。

《何彼穠矣》之詩，美王姬而作也。周，姬姓，故王女皆稱姬，如陳嬀、楚羋、齊姜之類是也。後世凡婦人皆稱姬，誤矣。南朝人士皆謂姬人，如蕭綸《見姬人詩》，所謂〔狂夫不妒妾，隨意晚還家。〕劉孝綽詠《姬人未出詩》，所謂〔帷開見釵影，簾動聞釧聲〕。梁王僧孺為《姬人怨詩》，所謂〔還君與半珥，歸妾與君裘〕。江總為《姬人怨服藥詩》，所謂〔妾家邯鄲好輕薄，特忿仙童一丸藥〕是也。

聖祖上字嫌名書：如州縣之縣者，宮架也；若州縣之縣，則別無他音。嘗觀顏延之《侍皇太子釋奠宴詩》曰：〔獻終襲吉，郎官廣宴，堂設象筵，庭宿金縣。〕沈約《侍宴詩》曰：〔迴鑾獻爵，摛金委奠，肆士辨儀，胥人掌縣。〕二人押韻，皆作州縣之縣用何邪？沈佺期《哭蘇眉州詩》云：〔家愛方休杼，皇慈更徹縣。〕則當作平聲押。

韓退之詩曰：〔《離騷》二十五。〕王逸序《天問》亦曰屈原凡二十五篇。今《楚辭》所載二十三篇而已，豈非並《九辯大招》而為二十五乎？《九辯》者，宋玉所作，非屈原也。今《楚辭》之目，雖以是篇並注屈、宋，然《九辯》之序，止稱屈原弟子宋玉所作。《大招》雖疑原文，而或者謂景差作。若以宋玉痛屈原而作《九辯》，則《招魂》亦當在屈原所著之數，當為二十六矣。不知退之、王逸之言，何所據邪？

東坡詩云：〔玉奴絃索花奴手。〕玉奴謂楊妃，花奴謂汝陽王璡也。及觀《和楊公濟梅花詩》，乃言〔玉奴終不負東昏〕何邪？按《南史》東昏妃潘玉兒，當時筆誤爾。

近世作文者，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事用，如宋景文詩所謂〔榮觀聳麟族，賦筆助荷囊〕之類。承襲而用者非一，而不知其誤也。按《晉書・輿服志》云：〔文武百官皆有囊綬，八座尚書則荷紫，以生紫為袷囊，綴之服外，加於左肩。〕則所謂荷紫者，非芰荷之荷，乃負荷之荷也。《南史》載周拾嘗問劉杳曰：〔著紫荷橐，相傳云挈囊，竟何所出？〕杳曰：〔《張安世傳》云，持橐簪筆，事孝武帝數

十年。注曰，橐，囊也。〕蓋人徒見《南史》有著紫荷囊四字，遂作一句讀之，殊未知《晉書》〔荷紫〕之義也。

元結刺道州，承兵賊之後，征率煩重，民不堪命，作《春陵行》。其末云：〔何人採國風，吾欲獻此詩。〕以傳攷之，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，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，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，因之流亡盡歸。乃知賢者所存，不特空言而已。

王儉少年，以宰相自命，嘗有詩云：〔稷契康虞夏，伊呂翼商、周。〕又字其子曰元成，取仍世作相之義。至其孫訓亦作詩云：〔旦、奭康世功，蕭、曹佐甿俗。〕大率追儉之意而為之。後官亦至侍中。

史載宋之問、冉祖雍並賜死於桂州。之問得詔，震汗不引決。祖雍請於使者曰：〔之問有妻子，幸聽決。〕使者許之，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。及攷之文集，有《登大庾嶺詩》云：〔兄弟遠謫居，妻子咸異域。〕則之問赴貶時，未嘗以妻子行也。又有發籐州及昭州二詩，二州皆在桂州之南，則賜死之地，非桂州明矣。豈史之誤與？

黃魯直詩云：〔世有捧心學，取笑如東施。〕梅聖俞云：〔曲眉不想西家樣，餒腹還如二子清。〕《太平寰宇記》載西施事云，施其姓也。是時有東施家、西施家。故李太白《效古》云：〔自古有秀色，西施與東鄰。〕而東坡《代人留別詩》乃云：

絳蠟燒殘玉�case飛，離歌唱徹萬行啼。他年一舸鴟夷去，應記儂家舊姓西。

似與《寰宇記》所言不同，豈為韻所牽邪？

杜子美《柏中丞除官制詩》舊注以為柏耆，又以為貞節。按杜詩云：〔紛然喪亂際，見此忠孝門。蜀中寇亦甚，柏氏功彌存。三止錦江沸，獨清玉壘昏。〕當是有功於蜀者。方是時，段子璋反於上元，徐知道反於寶應，而貞節為邛州刺史，數有功，則是貞節無疑矣。杜集又有《柏學士茅屋柏大兄弟山居詩》，議者皆以謂貞節之居，然詩中殊不及功名之事，但皆稱其為學讀書爾。《茅屋》云：〔古人已用三冬足，年少今開萬卷餘。〕《山居》云：〔山居精典籍，文雅涉風騷。〕疑是邛州立功之前。

張籍居韓門弟子之列，又以愈薦為國子博士。東坡所謂〔汗流籍湜、走且僵，滅沒倒景不得望〕者。而籍作祭愈詩乃云：〔公文為時師，我亦有微聲。〕而後之學者，或號為〔韓張〕何邪？

張籍《送區弘詩》云：
韓公國大賢，道德赫已聞。昨出為陽山，爾區來趨奔。
韓官遷法曹，子隨至荊門。韓入為博士，崎嶇從羈輪。
觀其遊從之久，疑得於韓者深也。然攷其文章議論之際，乃不得預籍、湜之列何邪？韓集有《送區弘南歸詩》云：
我遷於南日周圍，來見者眾莫依稀。爰有區子煢煢暉，觀以彝訓或從違。
我念前人譬葑菲，落以斧斤引纆徽。雖有不逮驅騑騑。
觀此數語，則韓雖以師道自任，而區受道之質，蓋有所未至也。其後又勉之以〔行行正直勿脂韋，業成志立來頎頎。〕其誨之者至矣。集中又有《送區冊序》，《韓文辯證》云：〔冊即弘也。〕未知孰據爾。

韓退之《雙鳥詩》多不能曉。或者謂其詩有
不停兩鳥鳴，百物皆生愁。不停兩鳥鳴，大法失九疇。
周公不為公，孔丘不為丘。
之句，遂謂排釋老而作，其實非也。前云〔一鳥落城市，一鳥巢巖幽。〕後云〔天公怪兩鳥，各捉一處囚。〕則豈謂釋老邪？余嘗觀東坡作《李白畫像詩》云：
天人幾何同一漚，謫仙非謫乃其遊。揮斥八極隘九州，化為二鳥鳴相酬。
一鳴一息三千秋，縻之不得矧肯求。
則知所謂雙鳥者，退之與孟郊輩爾。所謂〔不停兩鳥鳴〕等語，乃雷公告天公之言，甚其詞以讚二鳥爾。落城市退之自謂，落巖幽謂孟郊輩也。各捉一處囚，非囚禁之囚，止言韓、孟各居天一方爾。末云：〔還當三千秋，更起鳴相酬。〕謂賢者不當終否，當有行其言者。

李白《贈崔侍御詩》云：
黃河三尺鯉，本在孟津居。點額不成龍，歸來伴凡魚。
何當赤車使，再往召相如。
相如蓋自謂也。觀此則白不可謂無心於仕進者。然當時慢侮力士，略不為身謀，旋致貶逐，而曾不悔，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。先是，蘇頲為益州長史，見白異之，曰：〔是子天才英特，少益以學，可比相如。〕故白詩中每以相如自比。

《贈從弟之遙》曰：〔漢家天子馳駟馬，赤車蜀道迎相如。〕《自漢陽病酒歸》曰：〔聖主還聽《子虛賦》，相如卻欲論文章。〕《贈張鎬》曰：〔十五觀奇書，作賦淩相如。〕白自比為相如，非止一詩也。

杜子美褒稱元結《春陵行》兼《賊退後示官吏》二詩云：
兩章對秋水，一字偕華星。致君唐虞際，淳樸憶大庭。
又云：〔今盜賊未息，得結輩數十公，落落然參錯為天下邦伯，天下少安，可立待已。〕蓋非專稱其文也。至於李義山，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為祖，以元氣為根，無乃過乎？秦少游《漫郎詩》云：〔字偕華星章對月，漏洩元氣煩揮毫。〕蓋用子美義山語也。

《西京雜記》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，卓文君作《白頭吟》以自絕，相如乃止。《樂府詩集》謂《白頭吟》者，疾人以新間舊，不能至白首，故以為名。余觀張籍《白頭吟》云：〔春天百草秋始衰，棄我不待白頭時。羅襦玉珥色未暗，今朝已道不相宜。〕李白《白頭吟》云：
妾有秦樓鏡，照心勝照井。願持照新人，雙對可憐影。
其語感人深矣！至劉希夷作《白頭吟》乃云：
寄言全盛紅顏子，須憐半死白頭翁。此翁白頭真可憐，伊昔紅顏美少年。
則是言男為女所棄而作，與文君《白頭吟》之本意異矣。

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，間關秦隴，負薪採柏，餬糊不給，困躓極矣。自入蜀依嚴武，始有草堂之居，觀其經營往來之勞，備載於詩，皆可攷也。其曰〔萬里橋西宅，百花潭北莊〕者，言其地也。〔經營上元始，斷手寶應年〕者，言其時也。〔雪裏江船渡，風前逕竹斜。寒魚依密藻，宿鷺起圓沙〕者，言其景物也。至於〔草堂塹西無樹林，非子誰復見幽深。〕則乞楹本於何少府之詩也。〔草堂少花今欲栽，不問綠李與黃梅〕，則乞果木於徐少卿之詩也。王侍御攜酒草堂，則喜而為詩曰：〔故人能領客，攜酒重相看。〕王錄事許草堂貲不到，則戲而為詩曰：〔為嗔王錄事，不寄草堂貲。〕蓋其流離貧窶之餘，不能以自給，皆因人而成也，其經營之勤如此。然未及黔突，避成都之亂，入梓居閬，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。《遺弟檢校草堂》則曰：〔鵝鴨宜長數，柴荊莫浪開。〕《寄題草堂》則曰：〔尚念四松小，蔓草易拘纏。〕《送韋郎歸成都》則曰：〔為問南溪竹，抽梢合過牆。〕《塗中寄嚴武》則曰：〔常苦沙崩損藥欄，也從江檻落風湍。〕每致意如此。及成都亂定，再依嚴武，為節度參謀，復歸草堂，則曰：

不忍竟捨此，復來薙榛蕪。入門四松在，步屧萬竹疏。
則其喜可知矣。未幾，嚴武卒。徬徨無依，復捨之而去。以史及公詩攷之，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，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，是年秋，公寓夔州雲安縣，有此草堂者，始終秖得四載。而其間居梓閬三年，公詩所謂〔三年奔走空皮骨〕是也。則安居草堂者，僅閱歲而已。其起居寢興之適，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，可謂一世之羈人也。然自唐至金已數百載，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為不朽之傳。蓋公之不幸，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。

韓退之作《李干墓誌》云：〔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，殺人不可計，而慕尚之益至，臨死乃悔其為。〕而退之乃躬自蹈之，以至於死。白樂天所謂〔退之服硫黃，一病訖不痊〕是已。陳後山作《嗟哉行》云：〔張生服石奴，下潦上乾如渴烏。韓子作志還自屠，自笑未竟人復吁。〕蓋謂此也。然樂天《與刑部李侍郎詩》云：〔金丹同學都無益，奼女丹砂燒即飛。〕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，其肯以身試藥以自斃乎？則〔白笑未竟人復吁〕之句，未必然爾。山谷在貶所，曾公袞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，山谷報云：〔公袞疽根在旁，乃不可食。庭堅服之，如晴雲之在川谷，安得有霹靂火也。〕則知服金石者，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輩；或者用以資色力，其斃宜哉。